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稿十三

廣 陵 竹 半 羅 勉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校

外篇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給二文侯曰給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註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
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
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
物

三句文法一同雖人之貌而合乎自然之
天雖虛以順物而自葆其真雖清而能容
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橫逆之來惟正其在我以悟之而其意自
消釋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呂前五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順

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
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吾所學者真上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新見我

今也又新見我是必有以振^也我也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
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

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也我也似父是以歎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
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

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也聲矣
目擊而道存者目一加而道即存不待詳
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矣夫子曰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以下句解上五句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雖然其成形和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哀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焉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美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瞻若手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

乎前也類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著死其心故爾因以日為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為不息任其成形亦不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薰然者如氣之熏蒸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為不可及是猶不帶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為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覺注中唐為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揚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浚大液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類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

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雖把吾之舊說忘之若自有所得則有不忘者存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孔子使而待之待於少焉見曰某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極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讀為辟邪之辟必亦切口如被辟而不能

言也

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

將將然也試為汝言其將然之初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

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前死有所乎歸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不惡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步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者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視自得道者方能曉此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音脫誰能免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騖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此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

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固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大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楫而立孤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然不悅受楫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雖釣而不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大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大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

馬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壞植散羣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散羣則尚同也解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馬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解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先君王言所夢者文王之父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傍呂望之事而又若別為一事者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乎馬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指言我百與汝三焉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杳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遠咫尺二分垂在外擯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林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_聲殆矣夫

適矢復杳者夫去而復杳前矢也方矢復

寓者夫方發而後夫復寓於弦上也背遠

咫尺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遠咫尺而

退垂二分足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其在我邪我在我邪其在我乎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責人賤哉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晏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蓋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德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一

四一

虛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輝照校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_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忍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踞狂風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風狂風曰_其子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_若彼_若與彼_若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風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